

呂思勉全集

1



# 呂思勉全集

白話本國史

1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呂思勉全集 / 呂思勉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 1

ISBN 978-7-5325-7839-9

I. ①呂… II. ①呂… III. ①呂思勉(1884~1957)  
—全集 IV. ①C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246817 號

二〇一二年上海市新聞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

呂思勉全集

(共二十六冊)

呂思勉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網網址: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00 × 1000 1/16 印張 848 插頁 133 字數 14,328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850

ISBN 978-7-5325-7839-9

K·2118 定價: 1980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

吕思勉像



合家照

(攝於1929年，右一為呂思勉)

國學小叢書

中國文字變遷考

呂思勉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呂思勉著作書影



三國史話

八

三國時代第一個重要的人物自然是曹操了。是怎樣崛起的呢？

董卓却厭帝西遷之日，東方的州牧郡守既然都不行進兵討伐他，自然要各謀占據地盤。其中首先占比較好的地盤的就是袁紹。現在的河北省，在漢時候，北部是幽州，南部是冀州，第六節中已經說過了。曹操漢靈帝時有一個令支縣人，（漢末）在幽州帶兵中央政府想個他到涼州去討伐做個孫贖。的因幽州境內，有亂事，孫贖就沒有去。

呂思勉手迹（一）

高亮之道

得法在漏于善信。初索何意。百推其来。若若。茶中行力。田耕。御人  
 止之。只向方漏亮。死生未分。何宜自苦。若曰。经教不似。他人何  
 倚。理梅不搬。此不分人。初。身利害之。先。利害之。先。利害之。先。  
 刺。始。付。转。例。上。尊。中。两。行。上。随。遂。后。王。引。脚。极。净。为。少。而。写。志。修  
 行。海。河。不。点。每。月。洗。骨。以。万。身。穿。铁。城。天。生。未。也。不。宜。苦。挂。若。此。  
 对。以。洗。般。一。程。不。改。共。业。此。初。修。之。后。故。以。此。自。修。更。正。可。忘。及。  
 辱。如。女。苦。如。此。女。可。以。度。其。短。矣。

吕思勉手迹（二）





誠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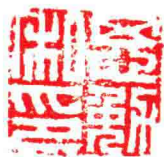
呂誠之章



呂思勉藏書



呂思勉印



思勉私印



左海（筆名）

呂思勉印章

## 總序

呂思勉先生，字誠之，筆名鴛牛、程芸、芸等，江蘇武進（今常州）人，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。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（清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一）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呂氏祖居，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（農曆八月十六日）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，享年七十四歲。

呂先生出生於詩書傳世之家，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。六歲起，延請塾師在家教讀，後因家道中衰，遂讀書自學。故鄉常州歷來文風很盛，先生的父母、姐姐（永萱）、親友都通經史、能詩文，在他們的指導下，先生很早就在版本、目錄、經學、小學、歷史考據等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，對西學新書也有廣泛的閱讀。十一二歲起讀新書新報，十五歲時始讀正史，自言“於史部之事，少時頗親”；又讀《日知錄》、《廿二史札記》等，亦甚有興味。至二十三歲已將正史讀過一遍，並立下治史的志向。呂先生的治學，承繼了清代朴學的傳統，以精讀史籍為日課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他先後把二十四史讀了數遍，又參考其他史書以及經、子、集部等文獻，將輯錄的史料進行析解、分類、排比、考證，寫成一條條札記。經過長期的積累，所寫讀史札記達一百多萬字，這是他治學的基礎性工作。呂先生贊賞乾嘉學者的考索之功，自言“於顧先生（炎武）殊愧望塵，於餘家（即趙翼、王鳴盛、俞正燮等）差可隨肩耳”。他以前輩學者為楷模，但不流連於“仄而專”的小題目，而著力對歷史進行融會貫通的研究，故他的史學著述有“通貫各時代，周瞻各領域”的特色。

先生立志治史之時，正是“新史學”方興未艾之際，曾自言：在學問宗旨上受梁啟超影響最深，尤服膺梁氏之論事“能以新學理解舊史實，引舊史實證明新學理”。先生一生未有負笈海外的留學經歷，但他長期在上海從事文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，對當時傳入的各種社會科學的新學說、新理論都深入的研讀。他的著述吸納了許多社會學、經濟學以及唯物史觀等新學說，但都使用本土化的概念術語；新舊交融，似舊實新。他在中國通史、斷代史、社會史、文化史、民



族史、政治制度史、思想史、學術史、史學史、歷史研究法、史籍讀法、文學史、文字學等方面寫了大量的著述，其治學範圍之廣、規模之大、著述之豐富，在近現代學者中是少見的。他參與了古史的辨偽研究，領銜主編了《古史辨》第七冊，但不屬古史辨派，認為古史存在着“層累造成”和“逐漸地剝蝕”兩個方面，主張疑古、考古、釋古三者共存互補；他批評前人鄙薄比次之業，提倡考索、比次、獨斷，三者不可偏廢，尤以“通貫”為治史之最高境界，以通貫之學，求社會演進之迹，明變遷緣由及因果定則；他反對急功近利地將學術趨用救世，但強調學者當繼承傳統的經世致用的精神，他的著述既是純粹的學術性專著，又內涵着強烈的現實感，具有深切的現實關懷。他始終站於學者的立場，關心社會現實，針對現實問題，撰寫各種倡議改革的時論性文章；他對傳統文獻做了大量的整理考證，但不囿於史料整理，他拆拼正史材料，建立新史規模，與梁氏“新史學”的規模最為貼近。中國通史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成為一門可讀可講的學問，呂先生的貢獻獨巨；他以一人之力探索構建的史學體系，與當時學界的主流學風有着方向性的差異。

呂先生長期從事文史的教育工作。自一九〇五年起，他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（一九〇七年）、常州府中學堂（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）、南通國文專修科（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）、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（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）等學校任教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，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、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。其後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（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）、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（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）、上海滬江大學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）、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。其中，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，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，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系主任。一九五一年，高等學校院系調整，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，呂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，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。

呂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，往往因教學的需要，推動了他某一領域的研究；又由研究的成果，推進了某一方面教學的開展。他的不少著述，原先都是為學校教學而撰寫的。他的一生，是學而不厭、誨人不倦的一生。在教學工作之餘，呂先生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研究寫作上。他的治史有理想、有計劃，幾十年如一日，專心一意、鍥而不捨地按計劃堅持研究工作。先生的主要著述有《白話本國史》、《呂著中國通史》、《先秦史》、《秦漢史》、《兩晉南北朝史》、《隋唐五代史》、《呂著中國近代史》、《先秦學術概論》、《經子解題》、《理學綱要》、《宋代文學》、《中國社會史》、《中國民族史》、《呂著史學與史籍》、《文

字學四種》、《呂思勉讀史札記》、《論學集林》、《呂思勉遺文集》，以及十多種教科書和文史通俗讀物。著述總量達一千餘萬。呂先生晚年體衰多病，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《宋遼金元史》和《明清史》，已做了史料的摘錄，可惜未能完稿，是為史學界的一大遺憾。

呂先生的著作，民國年間曾有大量的出版和重印，但因年代久遠和社會的變遷，早年出版的著述後來都很少能見到了。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率先影印了呂先生的《先秦史》、《秦漢史》、《兩晉南北朝史》、《隋唐五代史》四部斷代史，又將已刊未刊的讀史札記，收錄合編為《呂思勉讀史札記》出版。其他出版社也出版、重印了一些呂先生已刊、未刊的書稿，如《史學四種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、《論學集林》、《文字學四種》（上海教育出版社）、《呂著中國近代史》、《史學與史籍》、《呂思勉遺文集》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）等。這期間，楊寬、呂翼仁先生為呂著的校訂整理，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。由於歷史的原因，八十年代後出版的呂著，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刪節和改動。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一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較為系統地出版了“呂思勉文集”十八種，是當時最好的呂著合集。但是“呂思勉文集”的整理出版，也有不足之處：部分新找到的著述、教科書、教學參考書等，未能及時編入；部分舊文、筆記、日記及傳紀資料，因難以合集也沒有收錄。此外，還存在着編排不當、遺漏、刪改等問題。

近年來，呂先生的著述已越來越多地為學界推崇和廣大讀者歡迎，而呂著的新刊、再版與修訂工作也積累了一定的成果，特別是經過多方的搜羅，找到了先生早年的一些舊著、教科書、教學參考書等，這都為出版《呂思勉全集》奠定了堅實基礎。二〇一二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出版《呂思勉全集》，並開始了全盤的規劃和整理工作。《呂思勉全集》收錄了呂先生的全部已刊、未刊的學術著述和論文，除了通史、斷代史、近代史、讀史札記、論學叢稿以及各種專史外，新增加了《高等小學新修身教授書》、《高等小學校用新式歷史教授書》、《高等小學校用新法歷史參考書》、《高等小學校用新式地理教科書》、《高等小學校用新式地理教授書》、《更新初級中學本國史》、《〈古文觀止〉評講錄》、《本國史（元至民國）》、《中國文化史》、《國學概論》等十餘種舊著，以及先生全部的時論文章、詩詞、聯語、筆記等。先生的日記、信函以及各種傳紀資料，則編入《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》。《全集》收錄的所有著述，都按原稿、初版本重新校過，刪節、遺漏處都恢復補正。如《隋唐五代史》因留有手稿（上册），可以補正大量的刪節和改動；《中國社會史》按留有的油印稿校訂，恢復、補正了《中國制



度史》的刪節和改動。《讀史札記》大都按手稿校定，也補正了不少刪節和漏刊。《全集》收錄先生的各類著述七十種，大致按類編排，分為通史、斷代史、專史、讀史札記、論文、文學與文學史、文字學、史地教科書、歷史通俗讀物、小說、詩文、聯語，以及日記、信函等傳紀資料，《全集》共分二十六冊，總計約一千二百餘萬字。為便於讀者的閱讀，我們在每種著述之前，擬寫了一篇前言，交代該著述的寫作緣由、寫作或出版的年代，以及各種版本和整理校訂的情況。

《呂思勉全集》的整理出版，得到了國家及學校、出版社等有關部門的關心和支持。二〇一三年，《呂思勉全集》列入二〇一二年上海市新聞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貫對呂先生著述的出版、重印給了大力的支持；期間，也得到華東師範大學領導及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。在此謹致謝忱！我們的整理校對工作，雖力求慎重，然限於能力，錯誤疏漏之處，在所難免，敬請讀者不吝指正。

李永圻 張耕華  
二〇一四年九月

# 白話本國史



# 前 言

《白話本國史》全名《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》，是呂思勉先生撰寫的第一部通史著作。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擬定寫作序例，至一九二二年完成全書的編撰；一九二三年九月，《白話本國史》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。<sup>①</sup>後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第三版，一九三三年四月國難後的第一版，以及一九三五年四月國難後訂正第四版等。一九五二年，呂先生在《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》中對此書做了這樣的評價：“此書系將予在中學時之講義及所參考之材料，加以增補而成。印行於一九二一或一九二二年，今已不省記矣。此書在當時，有一部分有參考價值，今則予說亦多改變矣。此書曾為龔德柏君所訟，謂予詆毀岳飛，乃系危害民國，其實書中僅引《文獻通考·兵考》耳。龔君之意，亦以與商務印書館不快，借此與商務為難耳。然至今，尚有以此事詆予者。其實欲言民族主義，欲言反抗侵略，不當重在崇拜戰將，即欲表揚戰將，亦當詳考史事，求其真相，不當禁遏考證也。”<sup>②</sup>

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《白話本國史》在大陸、港臺有過多種翻印、重印版本：如臺北市蘭亭書齋版（一九七三年出版，附“白話本國史紀念版前言”）、上海書店《民國叢書》版（第二編，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影印出版）、上海古籍出版社“呂思勉文集”版（二〇〇五年七月出版）和“大學經典”叢書版（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出版）、吉林人民出版社“中國學術文化名著文庫”版（二〇一三年三月出版）等。改名為《中國史》的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“大國歷史”叢書版（二〇〇八年六月出版）、中國華僑出版社版（二〇一〇年十月出版）等。改名為《中國通史》的有武漢出版社“雙色典藏本”版（二〇一一年五月出版）、中國紡織出版社版（二〇一二年一月出版）、中國城市出版社版（二〇一

① 有關《白話本國史》的再版、重印的情況，詳見《呂思勉全集》之《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》附錄二《呂思勉先生著述繫年》的記錄。

② 呂思勉：《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》，參見《呂思勉全集》之《論學叢稿》下。

二年九月出版)等。還有改名爲《中國大歷史》(湖南文藝出版社版二〇一一年二月出版)、《呂思勉講史》(北京長征出版社“領導幹部讀經典”叢書,二〇〇八年十月版出版)、《大中國史》(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二〇一二年三月出版)、《中國的歷史》(北京聯合出版公司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“大家寫給大家”叢書,二〇一三年四月出版)、《呂思勉中國史》(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八月出版)和《中華史記》(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一月出版)等書名重印出版的。

此次我們將《白話本國史》收入《呂思勉全集》,以一九二三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爲底本,參照了呂先生生前的修改和楊寬、呂翼仁先生的校訂。呂先生曾做過一些眉批,現以編者按的方式注於頁下。原書繁體直排、雙行夾註,現改爲繁體橫排、單行夾註,編者的按語做頁下注。原書的一些訛誤作了改正,其他如習慣用詞、行文遣句、概念術語等,則未作改動。民國年間,《白話本國史》曾有二處修訂:一處是近古史(下)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戰第二節和議的成就(一九三三年十月國難後第二版已改),另一處是第四篇近世史(下)第四章第三節戊戌政變和庚子之亂內有關義和團的一段敘述(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四版已改),這兩處改動後的段落,現都用作附錄。《白話本國史》原用民國紀元法,即以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爲基準,民國紀元之前是倒向逆推,稱民國前某某年,簡稱前某某年;民國紀元之後是順向增加,稱民國某某年等。爲適應今日的閱讀習慣,在原民國紀年之後,加括弧注明西元年代。

李永圻 張耕華  
二〇一四年七月



## 序 例

我很想做一部《新史鈔》，把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事情，鈔出來給大家看看。其原因如下：

中國歷史是很繁的。要想博覽，很不容易。專看其一部分，則知識偏而不全。前人因求簡要鈔出的書，亦都偏於一方面（如《通鑑》專記“理亂興衰”，《通考》專詳“典章經制”等），且其去取的眼光，多和現在不同。近來所出的書，簡是很簡的了。但又有兩種毛病：（1）其所謂簡，是在全部歷史裏頭，隨意摘取幾條，並不是真有研究，知道所摘出的事情，都是有關緊要的。（2）措詞的時候，隨意下筆，不但把自己主觀臚入，失掉古代事實的真相；甚至錯誤到全不可據。

因有這種原因，所以我想做部書，把中國的歷史，就個人眼光所及，認認真真的，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；而又用極謹嚴的法子，都把原文鈔錄（有刪節而無改易），自己的意見，只注明於後。但是這種書已經不大容易做了。就做成了，也不大容易刻。

這一部書，是我歷年在學校裏教授所豫備的一點稿子，聯綴起來的。雖然和《新史鈔》的體例相去尚遠。然而其中也不無可取之處。給現在的學生看了，或者可以做研究國史的“門徑之門徑，階梯之階梯”。我這一部書，和以前出版的書，重要的異點如下：

（一）頗有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。其中上古史一篇，似乎以前出版的書，都沒有用這種研究法的。此外特別的考據，特別的議論，也還有數十百條。即如中國的各種民族（特如南族近人所通稱為高地族的），似乎自此以前，也沒有像我這麼分析得清楚的。

（一）讀書自然不重在呆記事實，而重在得一種方法。我這部書，除掉出於愚見的考據議論外，所引他人的考據議論，也都足以開示門徑；可稱是研究史學的人必要的一種常識。